

現代日本文學選集

春

譯雨白杜

島崎藤村集



島崎藤村集

現代日本文學選集

第一卷

杜白雨譯

藝文書房出版



杜 房

康德九年九月一日印刷
康德九年九月五日發行

島崎藤村集

① 定價三圓

新京特別市洪熙街六〇二

著 杜 白 雨

新京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二七

發行人 張 松 亭

新京特別市吉林大路五〇三

印刷人 武者彌三郎

新京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二七

發行所 藝文書房

振替新京四二一九

電話(二)一三九二

總發賣 滿洲洲書箱配給株式會社

滿洲軍援産業株式會社印刷

春

杜
白
雨
譯

裝
幀
：
吳
大
超

「岸本君：七月二十二日那天請到東海道——吉原來吧！以那天爲期，我們東西兩路在富士脚下見面吧。我怕你手頭不方便，所以用滙票把路費寄給你。」

東西的朋友們寄給岸本一封這樣意思的信。終於得到他底通知，說是從西方的旅途歸來。於是東京的朋友們便從新橋起身了。一行三人——青木，市川，菅；聞見兄弟因爲有事，沒有參加。

這一夥人，順東海道南下的時候，正是明治二十六年的夏天。那天的火車很是擁擠。他們疲倦地到達了吉原的旅館。

集會的地方，是道旁很多的普通旅館的一個里面有兩層樓的廂房，能清楚地望見富士山。他們三人占領了樓上的一間房子，此外，看樣子似乎別無住客。除掉時時出現的女主人而外，沒有誰來妨礙他們的放肆的雜談，總之這是很舒服的旅館。三個人一面躺在污穢的蓆子上，一面等着岸本的到來。

「已經該來啦！」

青木說着，坐了起來。

青木是個清瘦的人，穿着玄地飛白（二）的單衣，隨隨便便地綁束着腰帶。散着懷，露出了夏天的白襯衣。在釦子開着的地方，稍稍露着胸脯的肌肉。這個人看東西時的眼神，緊蹙的眉毛，蒼白的雙頰，以及雄壯的傲慢的額頭等的表情，表現着不屈不撓似的，非常過敏的神經質。那彷彿懊悔般的口邊，無形中有些牽引人心。看見這，便令人想起那嘗試了世間的感潮和污穢的人的口，從這口唇里，吐出充滿力量的聲音。

「岸本君也很爲難吧！」青木望着市川說：「今後他打算怎麼辦呢？」

「這個——」市川也坐起來了。

「他又不能老是這樣麻煩岡見君。」

「其實，我也在挂念着這件事。」市川說着望着青木的臉。

市川穿着高等學校的制服。那裏在淺灰色的夏服上衣里的優雅的體格，短而黑的頭髮，蒼白的寬額，鷹嘴般的高美的鼻子。——他這一切的外貌，令人想見一個在東京的「下町」（二）的規矩的家庭中長大了的人。他的細軟的眼睛，顯露着成年人的思慮，現着弱冠輕世的風範，三人中，要算他最年青了。

青木拿出粗糙的煙盒來，用刁斗煙管嘆嘆地抽起烟來說：「可是，那真是有趣的變動啊！岸本君竟會從家里逃出來。」什麼話！他出走時的氣勢，是很悲壯的啊！」市川的眼色呈現着想起友人出走時的情

景。繼續說：「他說着什麼：『麵包在天上』——」

「哈哈哈哈哈！」

青木吐着嘲笑般的聲音，大笑起來。

在這種談話里，菅祇是躺在席上，一動也不動。

「菅君真令人羨慕呀！」青木現着深刻的眼色說：「菅君實在是沖淡極了。」

「他不是從剛才一直睡下來的嗎？」市川也笑了。

「我沒睡呀！」菅也笑了起來說：「我正這麼躺着，聽你們的談話呢。」

(一) 飛白：一種花紋，形似帚頭，參差不齊。(二) 下町：東京神田區下谷區一帶之總稱，居宅多爲舊家。

一一

菅輕快的來了個大翻身，隨即伏在席上，兩手撐起雙頰，他一面躺着，一面取着靜聽的態度。在這個善良無比的青年底眼里，有着哲學者的沈靜；濃重的汗毛，不適於他底年齡。頸邊雖然刮得很光滑，可是，那濃重的鬚痕，却青鬚鬚地刺人眼目。這一夥人里，沒有不喜歡他的。他底性質，讓老人和小孩兒

都喜歡他。

這時市川嘆息着說：「實在說，我差一差也跟隨岸本君去了。」

「你也有那種意思了麼？」青木用同情的語氣說。

「究竟因為我家里是個很複雜的家庭，而且姐姐和養婿間又不和睦。」市川這樣說：「呆望一會兒對方的臉——」

「姐姐又任甚麼也不知道，只是一味地依仗着我。我若是走了的話，她可怎麼辦呢？就在要開始邁出第一步的時候，——我躊躇了。」

「那種時候，當然要想一想的。」

「岸本君的走法，可不是那樣，在他想的時候，就已經邁出去一步了。」

「若是那樣，你就看着吧！」青木起勁地說：「像岸本君那樣，雖然打算衝破而走，但是，結果怎樣？那真是可悲的啊！」「束縛」是個執拗的東西，他永遠纏繞着人。」

市川挺起胸脯說：「總之，他幹了危險的勾當了。」

「哈哈哈哈哈！」青木用苛酷的聲音大笑起來。爲出走的朋友悲慟的心情和嘲笑器量小的自身的心情——這二者，重疊在青木的胸中。

「即使是岸本君，恐怕也要氣餒的吧？」市川說：「他是不到頭不拉倒的人！」

「他從來就是那樣的。」菅也一邊躺着，一邊突出下巴來這樣說。

青木習慣地搖着頭說：「讓我說，那位先生過於熱情了：『熱』固屬有意思，可是『馬車馬』之類的話可沒有勁。」

「馬車馬！」市川從旁附和着說。

「人如果那樣固執也是可慮的。」青木一面笑，一面把對面兩個人的臉比較地看看，說：「怎麼樣？你說，給那樣人少喝點酒看看怎樣？哈哈哈哈哈……」

「給他酒喝嗎？——有趣啊！」菅一面笑，一面抬起身來。

「菅君竟會說出這樣話來！」市川也一同笑了。

忽然有了響動。

市川聽見了響動便側起耳朵來，但是等到他知道沒有人來，也沒有甚麼事的時候；便和菅臉對臉地笑了起來。怎麼等，岸本也不來。

「喂，喂！」青木等得厭倦了，說：「這麼等着也沒趣兒，到那邊去散散步好不好？」於是三個人一同走下了二樓的梯子。

半點鐘後有一個青年來到這旅館，脫掉了他的草鞋。他的打扮是在玄地白花的久米留（一）單衣上，扎束着板帶，涼帽，裹腿，捲起後衣。有兩個掛在肩頭上的包袱，此外，還帶來大和的檜木笠。——這個人就是岸本。他被領到樓上，在那里解開了裹腿繩。可是朋友們總不見回來。青木，市川，和菅等所留下的東西：有洋傘，有面巾，還有其他隨身用的物品等，在室內散亂着。猛然熱淚順着岸本的雙頰流了下來，他用自己的汗臭的包袱掩着臉，激烈地痛哭起來。

（二）久米留：一種深地白紋的綿布

三

「受了那樣的苦，却這樣的漂亮哪！」

市川說着含有譏嘲的話，開始望着久別的岸本的臉。出去散步的三個人，回到旅館來，圍住了出奔的朋友。

哭得紅腫的岸本的面頰，起首就打動了三個人的心。他的粗硬的髮，高大的鼻子，從全體見來比較寬潤的肩頭等等，表示他是個生在寒冷的山地的人。他是驕傲的，同時又是柔弱的，是過激的，同時也是懦弱的，是敏感的，同時又是厚顏的——這種可憐的性質，使他底容貌變得沈鬱了。他和菅曾是同窗的

朋友。

「甚至勞你們寄路費給我，真對不起啊！」岸本像畏敬似地端坐著了：他現着感謝的面色，匍匐在懷念的朋友們的面前。

嘗覺得過意不去似地說：「那是青木寄給你的。」

「你們過於嚴重了。」青木笑着說：「誰寄的又有什麼關係哪！」

悠長的旅途的談話開始了，三個人熱心地注視着岸本的臉。棄家捨業，離開朋友後的半年多的流浪，在顯現着岸本的精神底內部。——他是動搖得那樣的厲害。他底飄泊地，自東海道以西，從熱海乘便船渡往四日市，在龜山住了一宿，然後徘徊於伊賀近江的國境，其間經驗了種種寂寞的悲哀的旅途懷想。他眺望了黑沈沈的琵琶湖，也觀賞了西京的舊都。同時在須磨的海岸也曾暫時逗留過。然後他又坐上了馳往伊豫的汽船。這是爲的訪問舊友足立。不僅如此，他還在大和方面漂泊了一個多月，並在吉野的旅店中，和岡見的哥哥異地邂逅。

臨近琵琶湖的茶室的生活，現在還在岸本的眼前。從西京返回湖水之畔時起，直到來到吉原兩個半月間，他租住在一間茶室里。起初是自己作飯，最後連煽小火爐也討厭起來，有時一天三頓吃養豆代飯。茶室的主人本職是木匠，一面還製做着供納寺里的佛花，女人兼糊着螢籠，兒子在天津的木屐店里做學

徒。這些人和岸本同在一個屋頂下生活了一些時候。不久蛙開始叫了，螢火蟲也在飛着了。他苦於蚊子的縈繞，便自糊紙帳，以飯粒貼古錢於帳脚，用柿漆的團扇「叭答叭答」地搗進風去，然後鑽進里面去睡覺。家里的人們聽見時，便嘻嘻地笑着說：「噢，又要起來啦！」女主人常把應時的青菜盛在盤子里拿來送給他吃。某天晚上，家主上天津去沒在家時，紙帳子外邊有女人喊着：「岸本先生，岸本先生……」岸本默默地顫抖着了。從那天以後，他忽然覺得可怕起來。幸而恰好朋友們寄來匯票，他便像逃跑一般地離開了江州的旅店。可是這件事他並未對三個朋友說。

「真是可憐的巡禮啊！」

青木在心里重複着這句話。

四

不一會兒，吃喝都拿到樓上來了。這久違的聚會，使他們對酌起來。那暢快的，放肆的，浮動人心的飲料在鬱塞不暢的岸本的胸里流動起來。

「菅君不能喝麼？」青木伸出杯子說：「稍微喝一點兒吧！」

「不，不行。」菅似乎很無聊似的說：「我的嘴是醉於黃蘗蘗鹹菜的！」

「青君真是一點也不喝。」岸本像替他辯護般地说：「是，是。我和青君一同在高輪的麵舖里喝過。那時候；嘿，我們兩個人叫了五勺（二）酒。」

「別扯啦，那有叫五勺酒的呢！」青木笑了。

岸本和青臉對臉看起來。青笑着，伸出了舌頭。

「市川君好像很能喝啊！」青木舉壺相勸：「來吧，再少喝點兒吧。」

「我一喝酒臉就白的。」市川兩手按着雙頰說。

「臉白的人，據說能喝。」青一面鼓着兩頰，一面這樣說。

「市川君究竟是多歲數呢？」青木似乎想起什麼似地说：「我還不大清楚你的年歲。」

「我嗎？」市川笑了：「我是二十一呀——岸本君底確是明治五年生的，我是六年。」

「是那樣嗎？我們還都年青啊！」這樣說着，青木望着青：「青君大約是和我相仿吧？」——看那鬚鬚的樣子。

「嘿，」青一面笑，一面撫摸着青鬚鬚的額邊。

這時市川隔着眼鏡望着岸本的姿態，奇妙地臉上浮現出含有用意的微笑來。他咕嚕嚕一口氣乾下自己

食桌上的一杯酒，然後舉起杯子說：

「爲了岸本君，祝西京的健康！」

他說出了這樣別致的話來。岸本的臉馬上紅了。

「總有人講究西京這個人啊！」菅也在微笑着說。

「他也是罪惡很深的人哪！」市川看着岸本，做出輕輕敲打對方膝蓋的手勢說：「喂，喂，在東京有人惦念着你哪！」

青木和菅都忍不住笑了起來。

回頭他們談起共同事業的話來。他們之中，有的很早就就職社會，還有的尚在依賴父母而讀書，境遇參差不一。聞見弟兄的家，是日本橋大傳馬町的木魚貨棧，便由他家拿出一切費用來，大家出了雜誌，時候是那年正月——恰巧和其中的岸本出走是同一年月。

酒力湧上來的時候，他們便極端不客氣起來。岸本開始學說他在旅途所寫的稿子中的可笑的文句。菅和市川便很熱鬧地附和起來。「馬車馬」這句話也重複了好多遍。他們把兩手擋在眼旁，學那鼻息粗大而奔跑着的獸形給岸本看，惹得岸本不高興了。青木打算讓人聽他的文章，從包袱里取出自己剛開始寫的草稿，讀了起來。

這時是「元祿的大家」在明治時代復活起來的時代，外國文學也漸次越海而來。

青木們都讀着英國的詩歌，尤其是沙士比亞的戲曲。這些也時常變成這一夥人的話題。這天，青木拿出了「哈夢雷特」的悲劇。據他說他曾在橫濱看西洋的演員們演過這東西。他起初先談那舞台場面，然後甚至於學那扮演「哈夢雷特」的人的身手和動作。別的朋友們都在瞪着眼看他，其中也有有的嘴里一面亂嚼着東西，一面看他。那充滿力量的青木的聲音，正適於背念他的有名的德語。他借用着西洋人的夢話，其實是想表現蟠繞在自己胸底的難言的愁思。這時胸里澎湃起來的岸本，覺得青木所說的話完全應了。岸本被這個朋友引導着，覺得自己比從前所想像的更深一層的感到了瘋狂太子的悲壯精神了。據青木說：哈夢雷特是做過極悲的夢的人們之一。這「極悲的夢」一句話奇妙地在岸本的胸間響動着。青木不知道是在說着台詞呢，還是在自述。他的眼——他的帶着狂熱的光輝的眼，火一樣地燃燒起來。他喝着那冷了的酒，像啜泣般地笑着。

青木開兩眼，在看着他。

(二) 爲一合的十分之一

五

表演完「哈麥雷特」之後，青木又說要表演「歐菲利亞」給大家看。他醉着，立起身來。擺着白手帕代替花束。用響亮的聲音開始唱着那可愛的姑娘的歌。

我身着貝冠，手杖和草鞋，

我能够够曉得？

——你的真摯的愛情。

他已經死了，我底姑娘！

他已經走上了天堂。

他的膝下是草茵；

他的踝下是岩石。

他白色的喪服，

像山頭的白雪，

上面，裝飾着燦爛的花朵。

愛情的淚水濡濕着它，